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后汉历史演义

(四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目摇摇录

第五十二回	导后进望重郭林宗 易中宫幽死邓皇后	员
第五十三回	激军心焚营施巧计 信谗构严诏捕名贤	园
第五十四回	驳问官范滂持正 嫉奸党窦武陈词	怨
第五十五回	驱蠹贼失计反遭殃 感蛇妖进言终忤旨	园
第五十六回	段颍百战平羌种 曹节一网殄名流	德
第五十七回	葬太后陈球伸正议 规嗣主蔡邕上封章	源
第五十八回	弃母全城赵苞破敌 蛊君逞毒程璜架诬	缘
第五十九回	诛大憨酷吏除奸 受重赂妇翁嫁祸	远
第六十回	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	缘
第六十一回	曹操会师平贼党 朱俊用计下坚城	愿
第六十二回	起义兵三雄同杀贼 拜长史群寇识尊贤	园
第六十三回	请诛奸孙坚献议 拼杀贼傅燮捐躯	员

第六十四回	登将坛灵帝张威 入宫门何进遇救	元
第六十五回	元舅召兵泄谋被害 权阉伏罪奉驾言归	元
第六十六回	逞奸谋擅权易主 讨逆贼歃血同盟	元
第六十七回	议迁都董卓营私 遇强敌曹操中箭	元
第六十八回	入洛阳观光得玺 出磐河构怨兴兵	元

第五十二回 导后进望重郭林宗 易中宫幽死邓皇后

摇摇却说黄琼歿后，会葬至六七千人。就中有一儒生，行至冢前，手携一筐，从筐中取出絮包，内裹干鸡，陈置墓石，再至冢旁汲水，即将干鸡外面的絮裹，漉入水内，絮本经酒渍过，入水犹有酒气，当下取絮酬墓，点点滴滴，作为奠礼，复向筐内探出饭包，借用白茅，然后拜哭尽哀，起身携筐，掉头竟去。会葬诸人，先见他举动异常，不便过问，惟在墓旁敛坐默视，到了该生去后，方交头接耳，猜及姓名。太原人郭泰首先开口道：“这定是南昌高士徐孺子呢！”陈留人茅容，素善高谈，便应声道：“郭公所言，想必无讹，容当追往问明便了！”说着，即据鞍上马，向前急追，约行数里，果得追及，问明姓氏，确系徐稚，表字孺子。容便沽酒设肉，与为宾主；两人小饮颇酣，性情款洽。容乘间谈及国事，稚微笑不答，惟问至稼穡，方一一相告。待至饮罢，彼此起身揖别，稚始与语道：“为我谢郭林宗，大树将颠，非一绳所能维，何必栖栖皇皇，不遑宁处呢？”容即返告郭泰，泰不禁叹息。或向泰进言道：“茅生非不可与言，孺子乃未肯与谈国事，岂非失人？”泰摇首道：“孺子为人，清廉高洁，饥不可得食，寒不可得衣，今为季伟饮食，明是视为知己，刮目相看，若不答国事，便所谓智可及，愚不可及哩！”看官听说，这季伟就是茅容表字，容家居陈留，年至四十余，在野躬耕，与同侪避雨树下，众皆蹲踞，惟容整襟危坐，郭泰适过道旁，见容造次尽礼，就揖容与语，借着寻宿为名，意欲寓居容家，容坦然允诺，留泰归宿。黎明即起，杀鸡为黍，泰总道是饷客所需，未免过意不去，哪知容是杀鸡奉母，及与泰共餐，只有寻常菜蔬，

未得一浣。泰食毕与语道：“君真高士，郭林宗尚减性缩膳，储待宾客，君乃孝养老母，好算是我良友了！”因劝令从学，终成名士。泰明能知人，素好奖引士类，后进多赖以成名。巨鹿人孟敏，尝负甑堕地不顾而去，可巧泰与相值，召问敏意，敏直答道：“甑已破了，回顾何益？”泰见他姿性敏快，亦劝令游学，果得成名。陈留人申屠蟠，九岁丧父，哀毁过礼，服阕犹不进酒肉，约十余年；当十五岁时，闻得同郡孝女缙玉，为父报仇，杀死夫从母兄李士，被系狱中，即邀集诸生，替玉讼冤道：“如玉节义，足为无耻子孙，隐加激励，就使不遇明时，尚当旌表庐墓，况一息尚存，遭际盛明，怎得不格外哀矜呢？”外黄令梁配览书感动，乃减玉死罪，但处轻刑。乡人称为义童。惟因家世贫贱，不得已佣作漆工，泰闻蟠义侠有声，特往与相见，假资勉学，蟠遂得以经艺名家。此外教授子弟，不下千人，惟不愿出仕。故太尉黄琼等，屡次辟召，泰终不应。有人从旁劝驾，泰喟然道：“我夜观乾象，昼察人事，天已示废，如何再能支持呢？”话虽如此，但尚周游京邑，诱掖后进，不遗余力。

时有蒲亭长仇香，以德化民，尝令子弟就学，期年大化，有顽民陈元不孝，被母告发。香亲至元家，为陈人伦孝行，反复晓谕，元不禁感泣，立誓悔过，终为孝子。考城令王奂，闻香贤名，召为主簿，且与语道：“君在薄亭，使陈元不罚而化，政绩可嘉，但古有人言：‘嫉恶如鹰鹯。’君得毋尚少此志么？”香答道：“鹰鹯究不若鸾凤，香所以不愿出此哩！”奂叹息道：“荆棘非鸾凤所栖，百里非大贤所驻，今日太学诸生，曳长裾，蜚声誉，皆不若主簿，何苦郁郁居此，埋没一生？”香辞以无资，奂持捐俸一月，遣令入都。香既进太学，与同郡符融毗连邻居舍。融性喜交游，宾客不绝，见香闭门自处，便乘暇过语道：

“京师为人文渊藪，英雄四集，君奈何不与结交？”香闻言正色道：“天子设太学，难道使诸生徒骋游谈么？”说得符融嗒然若丧，俯首趋出。既而融转告郭泰，泰投刺往访，与谈数语，当即起拜道：“君足为泰师，不止为泰友哩！”嗣香学成归里，仍然杜门谢客，无心仕进，隐居终身，惟泰往来如故，虽系屠沽卒伍，向他问业，无不收受。陈国童子魏昭，慕泰重名，踵前相请道：“经师易遇，人师难求，愿为先生供给洒扫！”泰即令为弟子，随时指导，旋即成材。扶风人宋果，行为粗暴，太原人贾淑，性情险恶，皆经泰曲示裁成，化为善士。因此远近景仰，无不归怀。泰尝至陈梁间，途中遇雨，巾坠一角，时人乃故意仿效，号为“林宗巾”，可见得人心向慕，远近从同了。前光禄勋主事范滂，与泰相识。或问范滂道：“郭林宗究系何等人？”滂应声道：“隐不违亲，贞不绝俗；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。此外非我所敢知呢！”后来泰丁母忧，悲戚过甚，竟至呕血，杖而后起，出视庐前，见有生刍一束，置诸地上，因即问明旁人，才知有人吊丧，置刍自去。当下因感生慨道：“这又是徐孺子所为！《诗经》有云：‘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。’我有何德，足以当此？”其实徐稚寓意，仍教他蛰居空谷，毋致絜维的意思。就是徐稚前祭黄琼，亦无非追怀旧谊，自表余情，并不是慕琼勋名，来赶这场热闹。从前琼在家授徒，稚辄过访经义，及琼备历显阶，却绝迹不赴，琼遣吏辟召，亦俱谢绝。他如陈蕃为豫章太守时，悬榻待稚，稚间或往来，嗣闻蕃入为尚书令，也不复往谒，蕃将稚名登诸荐牍，又屡征不起，蕃却在朝多年，屡退屡进，平时辄因事匡谏，往往未见施行。先是侍中爰延，在宫值差。桓帝尝问延道：“卿视朕为何如主？”延以中主相对，桓帝又问为何因，延复说道：“尚书令陈蕃，任事即治；中常侍黄

门,与政即乱;臣故知陛下可与为善,可与为非。”桓帝虽随口称善,进延为五官中郎将,但究不能重任陈蕃。会因客星经犯帝座,延又劝桓帝任贤去邪,终不见从,延称病引去,蕃仍守原职,未闻乞休。及调任光禄勋,正值车驾出幸河南,校猎广成苑中,陈蕃上疏谏阻,略言时当三空,不应畋游。三空是田野空,朝廷空,仓库空,却是确中时弊,并非虚言。偏桓帝游兴方浓,未肯中止,再加一班左右近臣,巴不得乘舆出幸,好乘此予取予求,自饱欲壑。于是奉驾南行,沿途需索,不可胜计,到了罢猎回宫,已皆贪囊充物,喜跃而归。

太尉刘矩、司空刘宠俱因灾异相寻,坐谴免官;司徒种嵩,又复病歿,桓帝特进太常杨秉为太尉,卫尉许栩为司徒,周景为司空。秉即杨震次子,父子相继为太尉,士论称荣;周景在卫尉任内,正直无私,素与杨秉气谊相投,至同列台阶,遂联名上奏,请将中官子弟,悉数罢斥。桓帝总算依从,黜免匈奴中郎将燕瑗、青州刺史羊亮、辽东太守孙歆等五十余人,再起皇甫规为度辽将军,往镇朔方。规莅任数月,即奏举武威太守张奂,才略兼优,宜为主帅,自己愿为副。朝廷准如所请,乃迁奂为度辽将军,规为使匈奴中郎将。奂本酒泉人氏,曾为梁冀故吏,坐堂梁氏,致遭禁锢;皇甫规常与友善,荐牍七上,乃得起为武威太守。武威僻处西陲,民多愚野,经奂严加赏罚,济以教养,风俗一新,百姓无不悦服,为立生祠;至迁任度辽将军,并得皇甫规为辅,爱威并用,夷夏归心,幽、并二州,安静了好几年。惟桓帝耽情游乐,屡思南巡,自广成苑校猎以还,倏忽一载,乃复鼓动游兴,托言至章陵祭祖,启蹕出都,翠华一出,扈从万计,比前次校猎广成时,热闹加倍,途次征求费役,更形骚扰,独护驾从事胡腾,看不过去,上言天子无外,乘舆所

幸,即为京师,臣请以荆州刺史,比司隶校尉,臣自同都宫从事,桓帝依议施行。腾乃得严申约束,遇有阉宦私索等情,立令州县报闻,州县如有徇隐,罪与同科,得此一举,才觉纪律肃然,莫敢干扰。车驾到了章陵,谒祭园庙,颁赐守令以下,多寡有差,再启行至云梦泽,临览汉水,复还幸新野,遍祀湖阳新野两公主各祠,然后返驾入都,时已为延熹八年的残腊了。越年正月,诏遣中常侍左悺,前往苦县,致祭老子。待至左悺复命,凑巧权阉得罪,悺亦被劾,声势隆隆的左回天,到此亦无术求生,只好自寻死路了。说起权阉得罪的祸根,起自益州刺史侯参,参为中常侍侯览亲弟,倚兄势力,贪暴横行,凡民间财产丰富,即诬以大逆,诛灭全家,没入财物,前后得赃无数,怨积全州。事为太尉杨秉所闻,因即据实纠弹,有诏用槛车逮参,参在道自杀。京兆尹袁逢,至旅舍阅参行李,共有三百余车,统载金银珍玩,光耀满目,特上书报闻,秉乃再劾侯览,请一并放黜,语云:

臣案国旧典,宦竖之官,本在给使省闼,司昏守夜,而今猥受过宠,执政操权,其阿谀取容者,则因公褒举,以报私惠;有忤逆于心者,必求事中伤,肆其凶忿,居法王公,富拟国家,饮食极肴膳,仆妾盈纨素,虽季氏专鲁,穰侯擅秦,何以尚兹?案中常侍侯览弟参,贪残元恶,自取祸灭,览固知衅重,必有自疑之意,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,昔齐懿公刑邴歆之父,夺阎职之妻,而使二人参乘,卒有竹中之难,《春秋》书之,以为至戒。盖郑詹来而国乱,四佞放而众服;以此观之,容可近乎?览宜即屏斥,投畀有虎,若斯

之人，非恩所宥，请免官送归本郡，全其余生，则忧足弭而为德亦大矣。

桓帝览奏，还是不忍罢览，再令尚书召秉掾属，用言诘问道：“公府外职，乃奏劾近官，经典汉制，曾有此故事否？”掾吏答道：“春秋时，赵鞅兴甲晋阳，入除君侧，经义不以为非，传谓除君子恶，唯力是视；汉丞相申屠嘉，面责邓通，文帝且为请释。本朝故事，三公职任，无所不统，怎说不能奏劾近官呢？尚书无词可驳，还白桓帝，桓帝不得已罢免览官。司隶校尉韩縻，复奏列左悺罪恶，及悺兄太仆左称，悺与称胆怯心虚，自恐不能逃罪，并皆仰药毕命。縻又劾贝瑗兄恭，历任沛相，受赃甚多，亦应按赃治罪，诏即征恭下狱。瑗入宫陈谢，缴还东乡侯印绶，桓帝令瑗免官，贬为都乡侯，瑗归死家中。时单超、唐衡早卒，徐璜亦死，子弟本皆袭封，至此并降为乡侯，这就是五侯的结局。皇后邓氏，专宠后庭，母族均叨恩宠，兄子康已早封淮阳侯，康弟统复袭后母封邑，得为昆阳侯，统从兄会，却袭后父香封爵，得为安阳侯，统弟秉，又受封涪阳侯。就是后叔父邓万世，尝拜官河南尹，与桓帝并坐博弈，宠幸无比。约莫有六七年，邓后色已浸衰，桓帝又别选丽姝，充入后宫，先后不下五六千人，就中总有几个容貌超群，赛过邓后。桓帝得新忘旧，自然把邓后冷淡下来，邓后不免怀忿，时有怨言，又因桓帝所宠，莫如郭贵人，因与她积成仇隙，互搬是非。郭贵人甫承宠着，一言一语，皆足移情，桓帝素来昏庸，怎能不为所蛊蔽？那郭贵人乐得媒孽，遂把那邓后行止，随时谮毁，说得她如何骄恣，如何妒忌，惹动桓帝怒意，于延熹八年正月，废去皇后邓氏，撵往暴室，活活幽死。河南尹邓万世及安阳侯邓会，

并连坐下狱 ,相继瘐死 ;邓统等亦逮系暴室 ,褫夺官爵 ,黜归本郡 ,财产俱没入县官 ,邓氏复败。前度辽将军李膺再起为河南尹 ,适值宛陵大姓羊元群自北海郡罢官归来 ,赃罪狼藉 ,膺表陈元群罪状 ,欲加惩治 ;哪知元群行赂宦官 ,反说膺挟嫌中伤 ,竟将膺罢官系狱 ,输作左校。前车骑将军冯緄复入为将作大匠 ,迁官廷尉 ,按验山阳太守单迁 ,因他情罪从重 ,笞死杖下 ;迁为故车骑将军单超亲弟 ,中官与有关系 ,遂飞章构成緄罪 ,亦与李膺同为刑徒。中常侍苏康、管霸 ,霸占良田美产 ,州郡不敢诘。大司农刘祐 ,移书州郡 ,将二阉占有产业 ,悉数没收。二阉当然泣诉桓帝 ,桓帝大怒 ,亦将刘祐下狱论罪 ,输作左校。太尉杨秉 ,正欲为三人讼冤 ,不意老病侵寻 ,竟致不起。秉中年丧妻 ,不复续娶 ,居官以清白见称 ,绰有父风 ,尝自谓我有三不惑 ,酒色与财 ,及病歿时 ,年已七十有四。桓帝赐莹陪陵。特进陈蕃为太尉 ,蕃奉诏固辞道 :“不愆不忘 ,率由旧章 ,臣不如太常胡广 ;齐七政 ,训五典 ,臣不如议郎王畅 ;聪明亮达 ,文武兼资 ,臣不如弛刑徒李膺 ;愿陛下就三人中 ,简贤授职 ,臣却不敢滥厕崇阶 !”桓帝优诏不许 ,蕃乃受命就任 ,入朝白事 ,屡言李膺冯緄刘祐三人冤屈 ,应即日赦宥 ,赐还原职 ,桓帝置诸不答 ,蕃复跪请再三 ,反复陈词 ,备极恳切 ,仍未见桓帝允许 ,乃流涕起去。司隶校尉应奉 ,见蕃屡请不准 ,独上疏讼道 :

昔秦人观宝于楚 ,昭奚恤莅以群贤 ,梁惠王玮其照乘之珠 ,齐威王答以四臣 ;夫忠贤武将 ,国之心膂。窃见左校弛刑徒前廷尉冯緄、大司农刘□、河南尹李膺等 ,执法不挠 ,诛举邪臣 ,肆之以法 ,众庶称宜 ;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 ,逐出莒仆 ,于舜之功二十有一。

今膺等投身强御 ,毕力至罪 ,陛下既不听察 ,而猥受谮诉 ,遂令忠臣同愆元恶 ,自春迄冬 ,不蒙降恕 ,遐迩观听 ,为之叹息。夫立政之要 ,记功忘失 ,是以景帝舍安国于徒中 ,宣帝征张敞于亡命。缙前讨蛮荆 ,均吉甫之功 ;祛数临督司 ,有不吐茹之节 ;膺威著幽、并 ,遗爱度辽 ;今三陲蠢动 ,王旅未振 ,易称雷雨作解 ,君子以赦过宥罪 ,乞原膺等 ,以备不虞 ,是臣等所无任翹望者也。

经此一疏 ,却蒙桓帝听从 ,便将三人赦罪。已而桓帝拟立继后 ,意在采女田圣 ,圣家世微贱 ,独生得妖娆艳冶 ,姿态绝伦 ,桓帝得了此女 ,又将郭贵人撇诸脑后 ,日夕与田圣同处 ,相偎相倚 ,如漆投胶 ;因此欲将圣册立为后 ,司隶应奉 ,伏阙固诤 ,力言田氏单微 ,不足为天下母。太尉陈蕃 ,亦申言后宜慎选 ,不如册立窦贵人 ,却是世家旧戚 ,足配圣躬。桓帝无可如何 ,乃立窦贵人为继后。后为窦融玄孙 ,窦武女儿 ,即章帝后从祖弟的孙女 ,入宫未几 ,得为贵人 ,既已正位中宫 ,父武得进任城门校尉 ,受封槐里侯。惟窦后姿色 ,不及田圣 ,桓帝因公论难违 ,勉强册立 ,所以御见甚稀 ,有名无实 ;那桓帝的爱情 ,仍然专属田圣一人 ,小子有诗叹道 :

溺情无过绮罗丛 ,欲海沉迷太不聪。

二十年来昏浊甚 ,徒教妇寺乱深宫 !

欲知后事如何 ,且看下回续叙。

隐不违亲 ,贞不绝俗 ,乃郭林宗一生确评。林宗生遭衰世 ,已知大局之不可复支 ,惟悲天悯人之衷 ,始终未愒 ,不得已栽培后进 ,使之成材 ,为斯文留一线之光 ;孔孟之辙环天下 ,教授生徒 ,犹是志耳。彼陈蕃、李膺诸人 ,知进而不知退 ,毋乃昧机。且于邓后之废死 ,蕃正在朝辅政 ,不闻出言谏诤 ,延至继立中宫 ,方谓田氏微贱 ,不如选立窦贵人。夫邓后何罪 ? 不过为儿女私嫌 ,竟遭幽死 ;窦后何德 ? 乃请立为后。厥后北寺之冤 ,已隐伏于后位之废立时矣。徐孺子尝诫郭林宗 ,而于下榻之陈蕃 ,反未闻预为规谏 ,抑独何也 ?

第五十三回 摇摇激军心 焚营施巧计 信谗构严诏 捕名贤

摇摇却说桂阳太守陈奉，前已剿平长沙贼党，复破灭桂阳贼李研，桂阳乃安。惟余贼卜阳、潘鸿等，逃入深山，伏处年余，觑得兵防少弛，又四出劫掠，蹂躏居民；还有艾县残贼，亦与卜、潘二贼连合，大为民患。荆州刺史度尚颇有胆略，招募蛮夷杂种，悬赏进讨，大破贼众，连平三寨，夺得珍宝甚多。卜、潘二贼，仍窜入山谷间，党羽犹盛，尚欲穷捣贼巢，殄绝根株；只士卒已腰囊满盈，不愿冒险再入，彼此逍遥自在，各无斗志，尚乃想出一法，向众扬言道：“卜阳、潘鸿，乃是多年积贼，能战能守，未易驱除，我兵已经劳苦，且与贼相较，还是彼众我寡，一时不便轻进，今宜征发诸郡兵马，并力击贼，方可图功，尔等可随时习劳，出外射猎，毋使游惰，待至诸郡兵到，大举进剿，岂不是一劳永逸么？”士卒闻言，很是喜悦，当即成群结队，共同游猎，每日获得禽兽，充入庖厨，足供大嚼，众情愈加踊跃，遂至倾寨俱出，四处弋射，尽兴始归；不意到了营旁，统是惊心怵目，叫苦连天；原来那几座营盘，都已变做灰烬，所有平时珍积，被祝融氏收拾尽净了。看官阅此，还道是营中失火，谁知却是度尚的秘计。尚见军心懈弛，无非为骄富所致，因特诱他出猎，密令心腹将士，暗地纵火，毁去各营，使他失所凭借，然后可以再用。大众未知尚谋，正在自悔自恨，涕泪交并，可巧尚来营巡视，故意顿足道：“我令汝等出猎习劳，实为平贼起见，今营中无故被毁，致失汝等蓄积，怕不是由贼狡计，前来放火么？这都是我失防闲，致遭此害，我定要向贼求偿呢！”说至此，见大众并皆感泣，又继续宣言道：“卜、潘二贼的财货，

足富数世，诸君若能努力击贼，便可悉数取来，区区小失，不足介意，明日就进捣贼巢便了！”众皆应声道：“愿如尊命！”尚心中大喜，饬各军秣马蓐食，待旦即发。未几已是黎明，便传出号令，全军启行，自己亦披挂上马，扬鞭急进，驰抵贼寨。卜阳、潘鸿等贼，甫经起食，一些儿没有防备，被官军长驱杀入，如削瓜刈草一般，卜、潘二贼，弃食出奔，由吏士抢步赶上，乱刀交挥，任他两贼如何凶悍，已剁得有头无尾，血肉模糊，余贼大半饮刀，剩了几个脚长的毛奴，虽得侥幸逃生，也已心胆交碎，情愿改过自新，变做平民，荆州大定，群寇悉平。尚以功得封右乡侯，调任桂阳太守；越年征还京师，改命任胤为桂阳太守。荆州兵目朱盖等，戍役日久，财赏不足，复愤恚作乱，与桂阳贼胡兰等合并，共计三千余人，进攻桂阳，焚掠郡县；任胤胆小如鼠，弃地逃走，贼众辗转迫胁，多至数万，移扰零陵。太守陈球，婴城拒守，掾吏向球进说道：“贼势甚盛，明公不如挈家避难，尚可自全！”球勃然发怒道：“太守分国虎符，受任一方，岂可顾全妻孥，折损国威？如敢再言奔避，立斩勿贷！”掾吏乃咋舌退去，球即削木为弓，断矛为矢，引机扳发，射死贼党多人。贼攻城不下，因决城外流水，灌入城中。球相视地势，据高屯兵，反引水淹贼，贼众惊骇，乃将流水泄去。内外相距十余日，全城无恙。朝廷再授尚为中郎将，使率幽冀黎阳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，往救零陵，尚连败贼众，又与长沙太守抗徐等，调集各郡士卒，合力讨击，大破胡兰；兰急不择路，骤马乱奔，尚督兵追及，张弓搭箭，射倒兰马，兰颠仆地上，当由眼快脚快的军士，赶出一刀，了结贼命，余贼失去头颅共约三千五百级，朱盖等窜往苍梧。诏赐尚钱百万，抗徐等亦受赏有差。尚系山阳人，徐系丹阳人，两人为同时名将。至朱盖等入苍梧境，

复被交趾刺史张磐击退,仍还荆州,后来为零陵太守杨璇讨平,这且无庸细表。

且说李膺遇赦后,复起为司隶校尉,他本生性刚直,不肯谄随,虽已迭经挫折,仍然风裁严峻,执法不阿。小黄门张让弟朔为野王令,贪残无道,甚至刑及孕妇,一闻膺为校尉,便即惧罪入京,匿居乃兄弟舍,果然膺闻风往捕,亲率吏卒至让家,四处搜寻,不见形影,及见室有复壁,即令吏卒毁壁入视,得将张朔觅着,一把抓住,押赴洛阳狱中,讯鞫得供,立即处斩。让遣人说情,已经无及,没奈何入诉桓帝,谓膺专擅不法,桓帝召膺入殿,当面诘责,问他何故不先奏请,便即行诛?膺从容答道:“昔晋文公执卫成公,归诸京师,《春秋》不以为非,《礼》云公族有罪,虽加三宥,有司尚可执宪不从。且孔子为鲁司寇,七日即诛少正卯,今到官已越一旬,自恐稽迟获罪,不意反欲速见讥,就使臣罪至死,还望陛下宽限五日,使臣得殄除元恶,然后退就鼎镬,也所甘心了!”桓帝听着,因他理直气壮,不能再诘,乃旁顾张让道:“这是汝弟有罪,应该加戮,不得专咎司隶呢!”遂令膺退去,张让亦只好趋出。嗣是黄门常侍,皆屏足贴息,虽经休沐,不敢复出宫省,桓帝怪问原因,众阉并叩头泣语道:“畏李校尉!”是时朝廷日乱,纲纪颓弛,惟膺不屈不挠,好似中流砥柱,士人或得邀容接,辄相欣庆,号为登龙门。太尉陈蕃,荐引议郎王畅,进为尚书,出任河南太守,奋厉刚猛,与李膺齐名,太学诸生三万余人,常钦慕陈蕃李膺王畅等人,交口赞美,编出三语道:“天下楷模李元礼,不畏强御陈仲举,天下俊秀王叔茂。”元礼、仲举、叔茂便是李膺、陈蕃、王畅三人的表字。自从太学生有此标榜,遂致中外承风,竞相臧否,孰忠孰奸,孰贤孰不肖,往往意为褒贬,信口歌谣。于是君

子小人,辨别甚清,君子与君子为一党,小人与小人为一党,小人只知为恶,党派却结得牢固,不至分争。君子与君子,有时为了学说不同,政见不同,却互生齟齬,又从一党中分出两党来,两党相讪,久持不下,反被小人从旁窃笑,乘隙攻入,得将党人二字,加到君子身上。暗君不察,疑他结党为非,听信谗言,滥加逮捕,闹得一塌糊涂,这就叫做党祸。

看官听着,待小子叙明东汉党祸的源流。先是桓帝为蠡吾侯时,曾向甘陵人周福受业,及入承大统,便擢福为尚书;又有甘陵人房植,曾一任河南尹,也有重名。福字仲迟,植字伯武,乡人替他作歌道:“天下规矩房伯武,因师获印周仲迟。”据此两语,似乎房植的名望,驾过周福,惟两人既相继通显,自然各置宾僚,福门下无不助福,往往优福劣植,植门下无不助植,又往往优植劣福,两造互争优胜,积不相容,免不得各树党徒,浸成仇隙,党人的名号,就从甘陵的周房两家,发生出来。既而汝南太守宗资,用范滂为功曹,南阳太守成瑨,用岑晷为功曹,并委他褒善纠违,悉心听政,二郡又有歌谣道:“汝南太守范孟博,南阳宗资主画诺;南阳太守岑公孝,弘农成瑨但坐啸。”宗资南阳人,成瑨弘农人,孟博系范滂表字,公孝系岑晷表字。歌中寓意,是归美范滂、岑晷二人,名为功曹,实与太守无二,冤冤相凑,衅启南阳。宛县人张泛,为桓帝乳母外亲,拥有资财,工雕刻术,尝琢玉镂金,私贿中官,中官与为莫逆交,往来甚密,泛得恃势骄横,肆行无忌,宛吏不敢过问。南阳功曹岑晷,因宛县为南阳属地,特劝太守成瑨,捕泛入狱,泛慌忙通讯中官,乞为救护,中官即为代请,颁下赦文,晷又促瑨诛死张泛,然后宣诏施救。小黄门赵津,家居晋阳,贪残放恣,太原太守刘瑨,亦将津捕入狱中,遇赦不赦,把津处死。中常侍侯

览时已复官,即使张泛妻上书讼冤,并向桓帝前谮诉鵠、鸛,说他不奉诏命,罪同大逆。桓帝顿时大怒,立征鵠、鸛入狱,飭令有司审讞,有司仰承中旨,复称两人俱当弃市。同时山阳太守翟超,使张俭为督邮,巡视全境。侯览家在防东,残害百姓,大起茆冢,俭举奏览罪,被览从中搁置,壅不上闻,惹得俭容忍不住,竟督吏役,毁去览家,籍没资财。览怎肯罢休?泣诉桓帝,归罪太守翟超,超又被逮下狱,当由有司定案,与前东海相黄浮同科,并输左校。黄浮事,见五十一回。

司空周景,时已免官,由太常刘茂代任,太尉陈蕃,邀茂一同入谏,请赦鵠、鸛、超、浮四人,桓帝不从,中常侍复从中媒孽,茂恐为所构,不敢复言,独陈蕃不甘隐默,再上疏力谏道:

臣闻齐桓修霸,务为内政,《春秋》于鲁,小恶必书。宜先自整饬,后乃及人。今寇贼在外,四肢之疾;内政不理,心腹之患,臣寝不能寐,食不能饱,实忧左右日亲,忠言以疏,内患渐积,外难方深。陛下超从列侯,继承天位,小家蓄产,百万之资,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,况乃产兼天下,受之先帝,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?即不爱己,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耶?前梁氏五侯,毒遍海内,天启圣意,收而戮之,天下之议,冀当小平。明鉴未远,覆车如昨。而近习之权,复相煽结。小黄门赵津、大猾张泛等,肆行贪虐,奸媚左右,前太原太守刘寔,南阳太守成滂,纠而戮之。虽言赦后,不当诛杀,原其诚心,在于去恶,至于陛下,有何眈眈?而小人道长,荧惑圣聪,遂使天威为之发怒,各加刑谪,已为过甚;况乃重罚,令伏欧刀